

毛詩注疏

十四下 十五上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の 冊	六 二 架	函	類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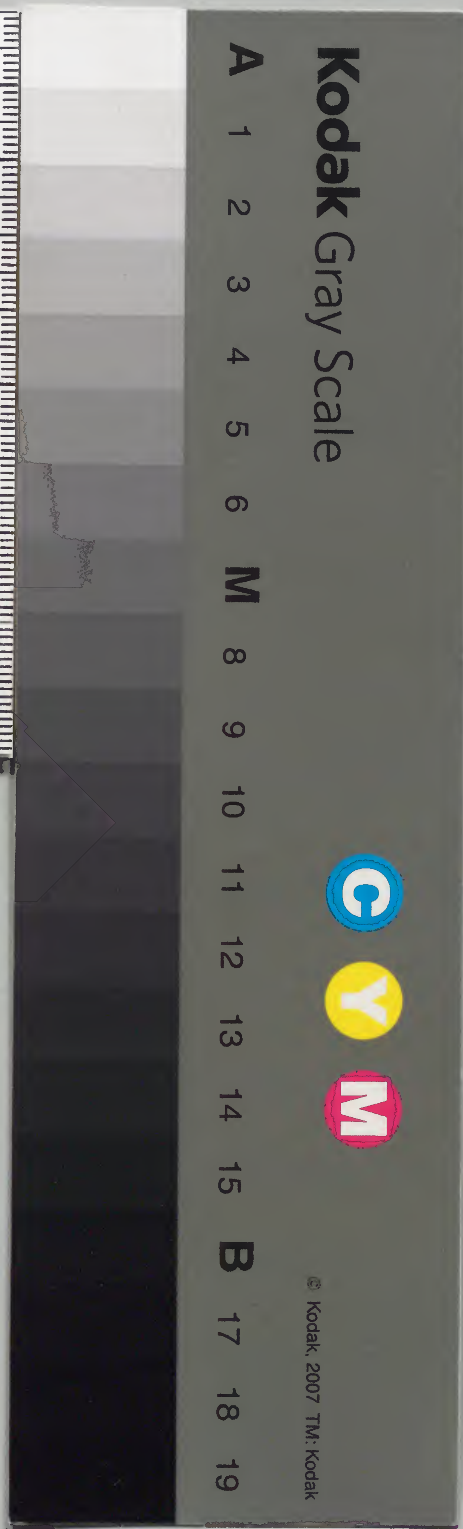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 五 冊	一 五 三 架	函	號	六 一 三 九

內 閣 文 庫				
三 七 六 函	六 一 三 架	函	號	六 一 三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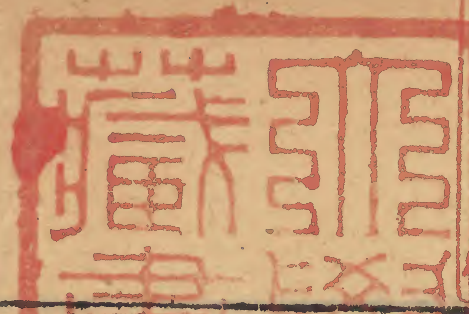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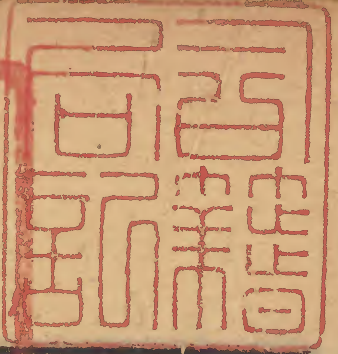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139
冊 數	125 ( 29 )
函 號	276 17

汲古閣本十三經正義  
合九十八冊

十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

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者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汗汗辱之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汗鳥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箋** 云豈第樂易也

○豈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岐反

**詁** 營營至讒

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與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傳** 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極交亂四國**

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

**傳** 榛

所以為藩也

○榛士巾反又側中反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傳** 云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詁**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合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酒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

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  
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

為王卿士  
○筵音延謀息對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沈都南反酒莫衍反飲酒齊其色曰酒徐又莫  
顯反液音亦德他代反  
四句至是詩  
○正義



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  
 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嬖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  
 有節度而行之沈酗於酒而齊顏色淫液不止詩  
 下亦效而行之沈酗於酒而齊顏色淫液不止詩  
 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  
 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  
 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  
 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  
 鄭以為真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  
 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君由  
 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酒淫液即飲酒無度  
 之事舉化者尚沈酒淫液則王朝亦沈酒淫液可  
 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  
 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  
 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酒者尚書微  
 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泐爾  
 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語注云齊色曰  
 泐然則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泐然俱醉

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  
 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  
 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三章  
 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  
 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  
 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  
 所為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  
 其君臣也不醉反取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殺之  
 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為沈酒之事也或以為君臣  
 上下沈酒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  
 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淫泆至情態○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歎之淫泆之則淫泆  
 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  
 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  
 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  
 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



射之禮二章傳曰王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坑之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籥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王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穀而後言籥笙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嘯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

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秩秩然肅敬也 云筵席也左

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

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

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 直乙

反鄭智也折之舌 **籥豆有楚** 穀核維旅 楚列貌穀

反知音智下同 **籥豆有楚** 穀核維旅 楚列貌穀

豆實也核加籥也旅陳也 云豆實菹醢也籥實有

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 穀核上戶交反下

戶革反菹側俱反

及古同

二音充

卷十四

及古同



酒既和旨飲酒孔借

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

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

事而衆賓肅慎

音皆

鐘鼓既設舉疇逸逸

逸逸往

來次序也

音皆

云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疇

市由反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大侯君侯也坑舉也

有燕射之禮

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

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

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

大射下章言烝衍列祖其非祭與

抗若浪反斯張如字鵠戶沃反鵠

鵠也說文云鵠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已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

發矢中的之功

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

的質也祈求也

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

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

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鵠反下同爭鬪之爭

燕禮

賓之至爾爵○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



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菹醢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頌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泰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秩秩然肅敬者以序刺媒慢由有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媒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筵席至燕射○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官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附

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觶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卽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鷲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



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為燕射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國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禮**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為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籩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穀豆實核加籩也先穀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大官籩人加籩之實凌茨栗脯非移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為籩加之也於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為陳者謂陳穀核於豆之上也○**禮**豆實至曰穀○正義曰天官臨人掌

四豆之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醢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注云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為菹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明穀是總名以此文穀核於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禮**主人至肅慎○正義曰借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為美也○**禮**逸逸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



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  
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  
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  
鼓之懸改之矣。○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  
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  
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  
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  
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  
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  
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  
則軒懸是也。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  
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  
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  
若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  
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  
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二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上  
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

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  
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  
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自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止  
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  
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  
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  
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  
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  
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  
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  
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  
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  
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  
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各大侯亦以君之所  
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  
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  
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  
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



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  
 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故於此言既抗也○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按大  
 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  
 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  
 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  
 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  
 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  
 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  
 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  
 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  
 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  
 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  
 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  
 之為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  
 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  
 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

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  
 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二侯也大射巾車  
 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二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  
 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  
 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  
 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  
 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鵠也鵠小  
 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  
 南子曰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  
 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棲點者也此因大  
 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  
 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  
 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  
 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  
 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  
 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  
 言烝衍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衍烈祖是為祭事則此



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  
 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  
 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  
 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  
 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  
 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幽  
 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  
 旨箋義為長○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  
 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  
 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  
 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  
 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  
 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  
 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  
 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  
 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  
 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

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  
 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  
 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  
 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  
 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  
 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  
 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  
 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  
 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  
 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廁末而已鄭何當舍其  
 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  
 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的質  
 ○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鶴不明唯倚嗟傳云  
 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  
 十尺曰侯四尺曰鶴二尺曰正四尺曰質則以為侯  
 皆一丈鶴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  
 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  
 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正方形二尺也正中謂之欒方六寸也欒則質也舊云  
 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  
 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  
 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  
 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  
 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  
 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  
 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  
 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  
 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  
 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  
 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  
 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  
 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  
 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  
 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  
 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謂熊

侯白質者也○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  
 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  
 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  
 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  
 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  
 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  
 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所求也求  
 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  
 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  
 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  
 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  
 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  
 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  
 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附勝者先升  
 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解坐  
 奠於豐下三耦卒飲眾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  
 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  
 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



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籥舞笙鼓樂既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籥**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行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

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若且反洽戶夾反應

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百禮既至有壬有林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傳**壬大林君也傳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

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

萬國之歡心○徧音遍錫爾純嘏于孫其湛傳嘏大也

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

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

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

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傳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

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

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

曰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斲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為加爵

○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為斟音俱謂挹取酒餃子峻反復扶

又反下皆同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

酒所以安體也

時中者也

云

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

賓與兄弟交錯相疇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

而已又無次也

○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統

籥舞至爾時

○燕禮也作樂以助樂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德之祖以合其酒食百眾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眾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眾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

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為神所歆  
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  
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  
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  
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  
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  
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  
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為既  
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秉籥  
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  
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  
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  
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所以祀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  
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  
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  
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穀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  
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



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  
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  
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  
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湎  
而無度故舉以刺之○禮乘籥至相應○正義曰簡  
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  
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  
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  
之樂按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  
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  
請奏狸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  
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  
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  
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  
此知不然矣○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  
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

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  
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  
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魄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  
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  
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  
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  
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  
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  
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  
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  
樂臭味成而行禱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  
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  
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  
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



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雷者為魄發者為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按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為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為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

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清酌玄鳥云大糝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筮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王**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殺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王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為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采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



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  
 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  
 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  
 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  
 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  
 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  
 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報謂  
 至喜樂也○正義曰報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報文同  
 少牢之報有辭是皆尸報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  
 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報其辭有勿  
 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手取至耦賓○  
 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  
 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  
 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  
 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  
 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  
 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  
 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

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  
 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  
 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  
 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上  
 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  
 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  
 以此論祭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  
 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  
 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  
 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而再拜稽首注云上嗣  
 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  
 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  
 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  
 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  
 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  
 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  
 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



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禮祝命之餼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竿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未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竿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與奠竿錮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竿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竿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

故曰仇讀曰酌謂酌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按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彼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

三特牲  
卷之十三  
及古闕



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  
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  
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  
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  
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  
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  
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  
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籩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  
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  
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  
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  
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  
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云此復言初筵  
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

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傳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  
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受云此言賓初即筵之  
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  
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  
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叛叛音蒲板反善貌曰  
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字袁反  
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  
婁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怩怩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傳抑抑慎密也怩怩媿媿也秩常也○抑  
於力

三言正  
及古



反必毗必反又符篲反說媒媢也說文作必媢息列反下音慢也說文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温温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於飲酒旅前其未醉之時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數起舞僊僊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鸞他處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必怩然而媢媢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故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為異其文義則同○此復至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為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

姓○**僊**反反至僊僊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為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媢媢故下傳曰必媢媢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傲傲僊僊俱是貌狀亦宜然矣○此言至

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為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為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賓既醉止載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僭僭



自正也僂僂不止也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

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算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叟

女交反傲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僂僂是舞不止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

云哀僂素多反一音倉柯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云出猶去也

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

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賓既至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言爵行無算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吹而

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傲傲然不能自

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

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僂僂然又不能止

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既

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為知

禮王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

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

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

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

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

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僂僂是舞之形貌猶能自

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僂僂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

差降也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云凡此者



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

也 ○令力呈反 惡鳥路反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

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

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

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什至於

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

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式

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勅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下偽反下同顛

都田反本作慎什何音赴一音蒲北反由醉之言俾

出童殺

殺羊不童也 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

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

牝牡有角

○出如字徐尺遂反 殺音古脅許業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云矧况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矧失

凡此至多又 ○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

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

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

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

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



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  
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  
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背然遂  
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  
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  
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  
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  
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  
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  
飲乎但以此答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為之立大  
法也○鄭唯以式為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  
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  
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  
也立監是眾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  
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  
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  
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

鄭於鄉射引此耳○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  
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慝訓之為  
惡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  
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當言至醉  
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  
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  
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酬與旅  
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獻也醉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醉主人  
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  
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為三爵者言  
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十四之三



卷之五十五 詩經卷之五十五 魚藻 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 王居鎬京 將不能以自樂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萬物失其性者 王政教衰 陰陽不和 羣生不得其所也 將不能以自樂 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 詒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 王居鎬京 將不能以

自樂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萬物失其性者 王

政教衰 陰陽不和 羣生不得其所也 將不能以自

樂 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

毛詩疏



樂一字音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欲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難。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

性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

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通反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人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後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



梭七全反改也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  
 沈又七句反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  
 頽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  
 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入音之樂與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  
 反亦惜樂飲酒故刺之頽大至其性○正義曰  
 釋詁云墳大也頽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  
 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其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魚之至著見○正義曰  
 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  
 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之依明土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  
 又言人物者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物即魚也莘長貌○莘所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

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

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  
反王多也  
義曰那然為安之狀  
 故那安貌也無四方  
 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

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  
 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

無救也菽本亦作菽侮亡甫反朝直遙反  
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為于偽反  
菽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不然不為之也。今幽王微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微之不實。無寇後實有寇。微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火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筐之

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

也。羊則苦豕則薇。

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銅

羹。故使采之。

○筐音匡。筐音舉。芼亡報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銅音刑。羹古衡反。

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君子謂諸侯

也。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

○乘



反下注車乘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玄衮卷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 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衮

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卷兔反下同

本又作衮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黼同維知反鷩

必滅反冕也 采菽至及黼 毛以為言古之明王

盛之篚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篚篚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

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堂言

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

命之禮乎故刺之 豳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

則羊豕之若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云銅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若

茶也滑董苴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篚篚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菽大豆至采之 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銅謂之銅羹

故言乃用銅羹也即公食記銅芼是也以草菜地之

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

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舉饗而食可

知矣 賜諸侯至為薄 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

命之禮乎故刺之 豳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

則羊豕之若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  
 王其意猶以為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為也其雖無  
 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毳也是服同  
 賜之矣。○**團**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續人文。○**團**玄衮  
 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  
 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衮畫龍於  
 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  
 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絺  
 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  
 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  
 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  
 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  
 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  
 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七也  
 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  
 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  
 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  
 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  
 偶同耳裁以為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  
 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  
 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  
 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卽解  
 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按終南美秦襄公  
 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  
 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  
 正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  
 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



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  
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為  
韻也 **夔** 夔沸檻泉言采其芹 **夔** 夔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夔** 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 ○夔音必沸音

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 **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泝泝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 **傳** 泝泝動也嘒嘒中節也 **傳** 云屆極也諸侯來朝

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  
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旂

反泝匹弊反徐孚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駟七南  
反駟馬曰駟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

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  
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丞證反下音繼 **傳** 泝

至所屆○毛以為夔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  
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菹以待諸侯以與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  
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  
旌旂則泝泝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

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馬而往  
迎之未來則采菹為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

迎之既朝王則駟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  
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為

異○ **傳** 夔沸至正出○正義曰以夔沸連檻泉言之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為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荇菜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荇菜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荇菜可以為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菹為牛之芼言菹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非泉即不潔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免醢落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潔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言觀其芹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無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按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

用壁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口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相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輅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諸侯赤



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

**○**

云芾大古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

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縻也偏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

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縻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

申重也

**○**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

下音

**○**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

洛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偏

束如此則非有懈怠紆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諸侯至偏束正義曰以

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

裳幅為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

今之行縻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偏故傳辨之云邪

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芾太古

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毛詩疏

卷之五之九

及古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  
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  
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  
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  
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繫  
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  
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為芾  
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  
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  
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  
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  
服謂之韍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  
有韍韍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  
弁韍韍皮弁素韍玄端爵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  
曰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  
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韍是他服

謂之韍以冕為生非冕謂之他也故皆俱是蔽膝之  
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韍若朱大夫素士爵  
韋上云韍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  
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  
彼論韍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  
又言韍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  
欲以今曉人故曰邪幅如今行膝說文云膝緘也名  
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偏其脛也又解在下之  
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  
言之故云自足至足即脚跗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  
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  
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  
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為文非  
天子所賜故云自偏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  
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偏束



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備束矣○**圖**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維柞之枝**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其葉蓬蓬****圖**蓬蓬盛貌**箋**云此典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典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明也****○**柞于洛反又音昨**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木名蓬步公反注同**

**明也****○**柞于洛反又音昨**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圖**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慎反又音珍木作填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圖**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

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圖**維柞至便便云開雅之貌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

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圖**蓬蓬盛貌**○**正義曰述

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圖**蓬蓬盛貌**○**正義曰述



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為同也○**圖**此興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為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為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柞為興亦然也○**圖**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圖**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圖**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

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有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言不獨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知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為霸長連屬之國與**汎汎楊舟**紼纒維之**圖**紼緯也纒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圖**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汎芳劒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緯也緯音律纒力馳反韓詩云紼也

紼音才各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圖**葵揆也膍厚也○葵其維反膍類尸優哉游哉之**圖**葵揆也膍厚也反韓詩作毗注同



亦是戾矣戾至也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泚泚至戾矣

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

不得東西也以與居以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

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

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

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

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

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

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

云泚泚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

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

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

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

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

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

○紼紼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為索所以維

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

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紼紼是大紼綱訓為紼紼又

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

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

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

行不以舟止為喻○葵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

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

度多少而與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

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

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

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

毛不

同

及古

及古

及古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好呼正義曰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傲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蠻如髦也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

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繫巧

用則翻然而反

變

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

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翮音火全反駢匹然反繼息

列反弓鞞也繫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云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

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變

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

言駢駢然調和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繼繫而巧用之則翻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利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  
駢駢至而反○正義曰駢駢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繫巧用翻然而則反矣冬官



弓人以六材為弓調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  
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  
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  
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繼檠則  
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  
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  
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繼即繼檠也傳言巧用明是既  
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  
定本待作侍○**爾**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  
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  
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  
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鬩弓而射我我  
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爾**之遠矣民胥然  
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矣爾之教矣民胥儆矣**

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

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  
無善無惡所向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

可不慎○做戶**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

此章胥為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皆觀文之

勢而為**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爾**

綽綽寬也裕饒瘵病也**云令善也**○綽處若反寬

瘵羊**爾**此令至為瘵○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

主反**爾**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

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

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

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

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

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

之○處昌慮反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

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

安而身愈危傳云斯此也○此毗志反鄙民之至

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

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

己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

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

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

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下何不親宗族以

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

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

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道則相怨爵則不

讓由此以亡○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

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

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已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

者而以情怨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

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

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危○正義曰出爵不讓彼

而為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已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

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

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技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

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

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舜命羣官禹讓稷

三言疏

卷之三

三言疏



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

言此以類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傳** 已老矣而

孩童慢之 **傳** 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 **傳** 拘孩本

作咳戶才反許慎云 **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傳** 餽飽也

小兒笑也稚音釋 **云** 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

**孔** 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傳** 食音嗣

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餽於據反徐又於其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量反飲於鴉反度待洛反

**勝言升** **傳** 老馬至孔取 **傳** 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

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

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

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

者所勝有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

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傳** 正義

曰此經卑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傳** 正義

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

其顧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者是王者所

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

年者况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 **傳** 王



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險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傳** 猱猿屬塗泥附著也

**云** 毋

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

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猷** 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傳** 毋教

屬○毛以為上言小人倣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禁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桴為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猱猿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猿之輩



屬非後也陸機疏云猿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  
 為獼長臂者為猿後之白腹者為獼胡獼胡後駿捷  
 於獼猴然則猿後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猿獼猴也  
 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  
 猿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毋禁至則進○正  
 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  
 而稱毋故毋為禁辭以猿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  
 物不得為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盪者故  
 為木梓梓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猿之性善登木泥之  
 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  
 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  
 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  
 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  
 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何為禁之而云毋乎  
 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濼濼見晁曰消  
 也云雨雪之盛濼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  
 晁曰氣

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

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

皆樂善王不啓教之

○雨于付反汴及下同濼符嬌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晁音於見反云晁見日出也

晁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反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如字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

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

之過者

○下遐嫁反注申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衰鳩雨雪至婁驕○毛以為上言人樓聚也沈力俱反



雨下此雪雖瀟瀟然而盛至於見天現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用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數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  
**傳** 現日氣○正義曰說文云現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現是日氣也○  
**傳** 雨雪至教之○正義曰以日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瀟瀟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見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入下聞之也皆謂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日日能消雪

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為政焉川殺而誅小人者以土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戒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  
**傳** 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別  
**傳** 雨雪浮浮見現曰流  
**傳** 浮浮猶瀟瀟也流為毛說焉  
**傳** 蠻南蠻也髦夷髦流而去也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傳**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



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如蠻至用憂**○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正義曰言由王**  
 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  
 夷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為大憂之欲令王  
 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蠻南蠻髦夷髦  
○正義曰爾雅人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  
 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今小至  
 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  
 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  
 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  
 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  
 逃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遙反篇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內同**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

**興也**

菀茂木也

**云尚庶幾也**

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  
 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懃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

○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

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傳

靖治極至也

傳

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

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俾必爾反本作卑

後皆同極毛

傳

有苑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如字鄭音棘

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

往朝王內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帝之王其變動而其心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

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

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公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

不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

由王為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

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不往朝事之也○傳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

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

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

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

傳蹈動暱近○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

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

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

察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

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傳蹈讀至之意○

詩疏

卷之五

後古



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詰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在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繼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若以凶於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雷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於有苑者柳不尚惕焉惕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息也○惕欺例反上帝甚蹈無自療焉療病也○徐直麗反○療側界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療接也反鄭音際○療接也○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邁行全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

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音附曷予靖之居以凶

矜傳曷害矜危也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有鳥至凶矜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至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  
創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  
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  
使我治之考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  
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  
昌害○正義曰傳雖昌為害亦訓為何故害辭害  
否皆為何也○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  
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  
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  
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  
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其  
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苑柳二章章六句

古不詳也宗訓曰柳計之...  
大國文...  
...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  
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  
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一之同也

○長  
張丈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其反  
 下注同倡率朔事反朝夕直其反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考周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以容  
 人所著之服無常也○正義曰都人士詩考周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以容  
 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豈亦有常不  
 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  
 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  
 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  
 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  
 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  
 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  
 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  
 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  
 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  
 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

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之中  
 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  
 二事○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  
 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  
 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  
 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  
 為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  
 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  
 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  
 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  
 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  
 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  
 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傳**

彼彼明王

也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傳周忠信也傳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聖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協韻音下

**傳**

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

舉言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

稱叙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

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

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裳其上必有裼衣故知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

裘大裼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裼之裘則是

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特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者實大裼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

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

為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王藻云夫羊

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夫



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  
 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  
 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  
 狐青乃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禘故此狐裘亦不禘取  
 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上則當皆然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  
 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  
 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  
 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都人**  
 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

人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  
 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  
 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  
 曰逸詩也都人上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  
 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彼都人士臺**

**笠緇撮**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

也 **臺** 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

音符本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 云彼

亦作扶 **君子女者謂都人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  
 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綢直謂反密也緻直置反  
 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隆殺所



界反又所側反我不見今我心不說云疾時皆奢淫我不

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我不見第二

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

同作不字說音悅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

者以臺草為笠縹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

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

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

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

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

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臺所至布冠○正義

曰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等本禦暑

故良相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

事焉以縹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以臺至且節

鳥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

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

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

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

縹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

已足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

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按

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縹之冠而蔽之可也注云

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

始冠縹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蔽之可也則此應始

冠而蔽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蔽之庶

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縹布故詩人

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縹則縹亦

得為紵帛何知非紵帛為玄冠而言縹布者以縹雖

毛詩疏

卷之三

後古



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編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案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為密也。綱者緇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未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彼

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云吉讀為姑尹氏姑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言毛如字鄭讀為姑其吉反又其一反。我不見

今我心苑結。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勿反徐音鬱又於阮反。

彼都至苑結。○毛以為言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琇美石。正義曰淇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



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同室為婚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  
厲帶之垂者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蠶螿蟲也尾末撻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帶音薄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蠶勅邁反又勅界反蠶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蠹蠹音虛伐反鞶薄寒反螿音釋木又

作蠶呼莫反撻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  
**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彼都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為異餘同○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



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縞有飾緣之則是鞶也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縞字雖今異意實同也

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縞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言蠶尾有毒也故以為蠶蟲其末尾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髦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伊卷之髮則有旃**

**傳**旃揚也

**云**伊醉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

髮於禮自當有旃也旃枝旃揚起也

**今云何盱矣**

**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盱喜

○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也俱反

○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死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

○次也

**郁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思息嗣

○采綠四反下皆同

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思息嗣

○采綠四反下皆同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讓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與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掬。○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掬，弓六反。注本或一

易以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

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局，其玉反，卷音權。下。○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同，又脊勉反。沈其言反。○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

能滿其一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

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

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與也。至曰掬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在，故以為與終朝者，是

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掬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

掬。○綠，王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

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於

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與

○禮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



在夫家當筭此象骨之筭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筭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傳**衣蔽前謂之襜

**期六日不詹**  
**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傳**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月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音占**詹終朝

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

**傳**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傳**藍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

**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傳**藍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  
**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  
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  
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  
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  
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  
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  
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  
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早者宜先  
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  
亦先姪娣從早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  
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此  
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二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  
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  
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  
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  
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之  
五月而歸今六月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云之子是

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

嘗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嘗從之為之繩繳今

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尺殺反韋勅亮反叟也

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沈治亮反本又作鬯釣音弔

音餘下同為干偽反下同○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

往狩與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

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

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綸是繩名弔

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

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繩謂

之繩綸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弔射其繩皆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生絲為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云

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鱣魴鱣

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鱣音

向韓詩作觀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

技其綺反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

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

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

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

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

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

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

脂膏故言膏潤也此較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

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

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

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

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

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下

三詩統

卷之三十一

召伯之職



是事業故  
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傳**

興也芄芄長大貌

**箋**

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

○芄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傳**悠悠行貌

**箋**

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

勸說以先之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本作將師旅來音

賚說音悅

**補**

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又始說反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

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典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象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

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

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

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

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傳**

云集猶

行既集蓋云歸哉

**傳**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箋**

云集猶

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



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任音于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表任至歸哉  
 輦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于僞反○正義曰上  
 言南行為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  
 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  
 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  
 云可歸哉言先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  
 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  
 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  
 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  
 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  
 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  
 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  
 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又別為二故  
 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別任在前負在背此任

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輓以  
 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任以  
 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  
 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  
 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  
 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  
 其牛也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  
 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  
 人云凡軍旅行役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  
 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  
 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  
 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  
 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  
 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息之時下章  
 從此可知  
 故略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



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

○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

**傳**

徒行至旅者正義曰傳亦見四

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

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

**傳**召伯至旅從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何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

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傳**

謝邑也

**傳**云

肅肅嚴正之貌管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

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傳**

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

**傳**

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

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

而亦心安

○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

**傳**

土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

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疏**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傳**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

**疏** 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文茂

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難乃多反庇必利**

**反又彼備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傳** 云思在野之君

予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樂音洛注下皆同** 隰桑至如何正義

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甚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

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

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

**○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

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

**○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菴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廕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隱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此小人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隱者多矣若隱有莠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淫曰隱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隱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隱潤之所隱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  
之實然

君子云何不樂隱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傳沃鳥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隱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傳幽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傳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傳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傳藏鄭子郎傳誨孔子至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傳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傳華音花取七  
與反孽魚列反



為于偽反  
 適音的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幽王之后，褒姒也。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效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妾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王刺后，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申姜至王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襄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辯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藥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侯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曰：孽當為柝。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于者，以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于故。適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微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白華

菅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漚鳥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褒姒譜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又反諧側鳩反答音樞○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黎白相束而成川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黎白之謂今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而無子兮是不以黎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初中用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

不堪用也以與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始而將

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為喻餘同○○白華至為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

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與夫婦之

道宜以端成黎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



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音申后之子宜咎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至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音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傳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

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步行

猶可也傳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糝尙

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童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褒姒○夏戶雅及虢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云糝盞也盞音鹿電音元嬰補悌反又必計

反傳英英至不猶○毛以爲上旣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

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

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

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

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需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褒奴而  
 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奴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步行猶可。正義曰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毛說。天行至褒奴。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生褒奴褒奴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更修德行則可妖變  
 焉。詳太戊桑殺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狐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入可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燎而藏之吉乃而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燎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燎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  
 謀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甌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其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蔡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幃譟呼也彘或為旣



蚊蜥蜴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電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蚊蜥蜴也以其言末故為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生存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

瀧池北流浸彼稻田

德瀧流

貌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瀧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彪符彪皮休二反

浸子鳩反字亦作寢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云碩大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熤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熤竈失其所也與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古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熤熤燎至養人○正義曰熤熤釋言文舍人曰熤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熤熤也舍人曰熤熤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熤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熤本為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然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系薪猶薪是獲薪也此以燎熤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爨饗饋之爨饗以爨肉饗以炊飯雙言之也爨肉亦言炊者以炊爨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



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知亦不可止

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念子懔懔視我邁邁傳邁邁

不說也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懔懔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懔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怵怵乎咲反又字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

下鼓鐘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同內其聲必聞於外擊鐘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中后見黜褒姒之所為故憂

傷而念之○嘯音歎本亦作嘯妖古卯反本亦作姣一音於驕反池水至

義日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喻王無恩於中后漉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

鎬之間水北流又王有聲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

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

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

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碩大

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反古閣



為妖大之人王蕭云頌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甲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得意當與鄭同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傳印我烘燎也熤蛙竈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傳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饗饁之舉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蛙竈用煜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傳樵昨焦反印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

洪說文巨凶其凶二反孫炎音恭熤市林反燎音了又方弔方召二反姓音惠又丘弔反郭云三開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煩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鳥攜一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饗尺志反

彙十亂反食音嗣焯音照甲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傳如字下又平兮反并注同

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於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

念子幽王之惡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傳此言至所

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

其所言也傳有鶯在梁有鶴在林傳鶯禿鶯也傳云鶯

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鶯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鶴潔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鶯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傳有鶯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鶯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鶯也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  
 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褒奴之身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貴褒奴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鶯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  
 鳥也故喻申后鶯實惡鳥以與褒奴今鶯言梁鶴言  
 林是舉鶯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奴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鶯鶯在

梁載其左翼



云載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別

反下段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反下同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咎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令力 成反 鴛鴦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夫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定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禱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載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有  
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傳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傳扁邊顯反傳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傳疾病也傳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傳底徐都

支傳有扁至底兮傳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傳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可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傳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白華八章章四句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  
蘇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